

伟大的母亲

——抗战老八路王韩氏

□ 记者 杨军



在 2016
年纪念抗战
胜利 70 周年
专题采访
中，记者曾

采访报道过山亭区的一位老八路战士王鼎新，他的英雄故事至今在革命老区广泛地传颂着。然而，王鼎新的老伴王韩氏的故事却鲜为人知。同样，她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跟随丈夫转战南北，支援前线、救护伤员，历经千辛万苦，为革命做出了贡献，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可歌可泣，值得赞颂。近日，记者采访了她的儿子王用钊老人，让他讲述了母亲王韩氏生前难以忘怀的故事。



王韩氏生于 1900 年，因生在旧社会，又是生在落后的穷山村——枣庄市山亭区西集镇毛山村。所以，她一生没有正式名字，户口本上写着王韩氏三个字。

王韩氏的丈夫王鼎新 1938 年 2 月参加抗战。因此，王韩氏的前半生，经历了千辛万苦，后半生苦尽甜来，百岁而终。

在他们家，最劳累、最操

心和最省吃俭用的是王韩氏，因为她最清楚：当家知道柴米贵。家里仅靠种几亩地、收点粮棉生活。由于她能精打细算，会计划安排，虽然也经常吃糠咽菜，对她的婆婆却例外，婆婆总是照顾的要点，但是老人不甘心，总说：“喜欢吃野菜和豆糁子。”其实是想与家里人同甘共苦。尽管如此，每年青黄不接时，王韩氏将节省下来的粮食接济断炊的

穷苦亲戚。婆婆的一个侄儿，来时面色发黄，饿得有气无力，也不说什么，吃上几顿饱饭，背上二三十斤粮食，一改满面喜悦地走了，这一年他家就平安地度过。

他们家一旦有要大男人做的重活，只要去请，那些一向肯帮家里忙的叔、伯、兄长们，他们宁愿放下自己的活也要来相助，而且做起来完全像做自家的生活，甚至比做自家的还

人缘好，远近闻名

要尽心着力。只要有来帮忙的，不管人多人少，王韩氏总是倾其所有，办出最好的饭菜款待。

王韩氏买东西不挑剔，卖东西给人家好的。比较多的是以物易物，如把棉籽挑干净，把芝麻、绿豆簸清，等着换油，换粉条和粉皮等。她没有文化，但有中国劳动妇女勤俭持家、宽厚待人的传统美德。常常可以听到左邻右舍都说她人缘好，远近闻名。

救伤员，刚烈坚强

多星期，在党组织的多方营救下，才逃出虎口，并到达徐庄抗日根据地。巩玉勤还把我家中财物抢劫一空；牛、驴、粮食、衣服、被褥等席卷净尽；家具、炊具全部捣毁；连我老母的寿木也被抢走。我母亲带着两个孙子及两个孙女（大孙女已出嫁），为避难在田庄、徐庄和北孙庄一带过着流亡生活，十分艰难困苦，全靠政府救济维持生活。”

王韩氏既刚烈又坚强，什么都不怕。汉奸（二鬼子）抄家后把她和三子用钊带走时，她蹦起来高骂汉奸。当时她看到家里财物全抢光、砸烂了，真不想活了。

受苦难，一生无悔

奸工作。同年 11 月，敌伪对我们紧缩封锁圈，加紧封锁，因此封锁与反封锁的斗争十分尖锐。我们发动群众每天夜里到磨泉、横岭、文王峪、田庄和涝坡北山拆除敌伪修筑的封锁墙，每晚集合民夫三、五百人，从晚上 9 点钟开始到田庄南山被破，连续搞了半个月。与此同时，我们还率领区队 30 多人，配合独立团的一个连（指导员岳邦治）及一个机枪排，打掉了白庄北山顶（即罗圈顶）的碉堡。击伤伪军龚五，打死了汉奸乡长兼伪中队长巩玉勤的堂弟巩玉阶。为此，巩玉勤将我四周岁的三子用钊及其母捕去，关押了一个

月。1947 年 3 月，穆林同志来滕峰边县任县委书记，在他的领导下，开展抗日反

子王韩氏叫敌人捆上了，用秫秸（高粱杆）织的簿卷成了一个圆筒，糊上屎，正头朝下靠在门后，我们再晚回来一会，她可能就没命了。我们发现后，把簿打开，救出王韩氏，她已经不会走了，好长时间才缓过气来。这些坏蛋听到我们回来就吓跑了，好在还没走远，我们组织人去追，结果逮住了一、二十个，当天夜里就把这伙坏蛋用枪决了。”

1948 年家乡解放，苦日子才熬出了头。淮海战役的胜利，

鼓舞着当时任峄县长的王鼎新。他响应毛主席和党中央“将革命进行到底，解放全中国”的号召，在临城（今薛城）整军，学习了半个月，还听取了区党委书记傅秋涛作的动员报告。于 1949 年 4 月，随百万大军南下。杭州解放后，王鼎新就留在西湖畔，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因此，王韩氏也曾三次到过杭州，真是苦尽甜来。

1961 年初，王鼎新从杭州告老还乡后，受到枣庄市委、市政府领导照顾，1964 年住进新

建的市委宿舍。还当上了枣庄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为主席团成员）和市政协委员。为了照顾他们，王韩氏也转为城市户口。

1977 年 10 月，王鼎新去世后，枣庄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也未忘记健在的王韩氏老人。在市委、市政府领导的关照下，她享受着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遗属生活待遇。1999 年 7 月 7 日，全民族抗战爆发 62 年纪念之日，王韩氏逝世，享年百岁（虚岁）。

战地记者曹聚仁

□ 柳哲

书生报国抗外侮

曹聚仁 1915 年至 1921 年在省立第一师范求学，其间曾任学生自治会主席。1919 年 5 月 4 日，“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爱国火焰很快烧遍全国。20 岁不到的曹聚仁当时就在杭州领导“一师”同学积极参与到爱国运动中。

1925 年他在上海标点出版了日本幸德秋水著的揭露帝国主义罪恶本质的政论著作《帝国主义》。1931 年 8 月 22 日，曹聚仁创办《呼声》周刊，之后，“九一八”事变爆发，他开始旗帜鲜明地宣传抗日。到了 1937 年 7 月 7 日抗战爆

发，接着“八·一三”淞沪抗战，曹聚仁脱下长衫，走下讲坛，走出书斋，以名教授、名家、学者的身份，投入抗战第一线。他于 1935 年上海各界组织抗日救国会时被推选为 11 名常务委员之一，在会上他慷慨陈词：“这回抗日，乃是我们这一辈人的事，要死，我们就去死好了！”

曹聚仁换上了军装，选择了战地记者这一危险的职业，勇敢地奔向抗战的第一线。他带笔从戎，住进了与苏州河一河之隔的 88 师孙元良司令部，随军进退，冒着枪林弹

雨，出生入死，源源不断地为《大晚报》、《立报》等报刊撰写战地通讯。10 月，他进入谢晋元 524 团驻守的“四行仓库”，目睹了 800 壮士英勇坚守的全过程，作了及时报道，给沮丧的中国人民以兴奋与安慰。后来，他将这些亲身经历的一切写入了他编的《中国抗战画史》中，留下了极其重要的资料。

上海、南京相继失守后，曹聚仁受聘任战地特派员。随战线变动，也逐日往西往北退去，赶上了台儿庄战役和徐州会战。1938 年 4 月 7 日，轰动海内外的台儿庄大

捷，首发者就是曹聚仁。消息见报后，举国若狂。接着，曹聚仁的《台儿庄巡视记》长篇报道，于 9 日又在全国各报刊出。

曹聚仁用他的笔直接参与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正义战争，直到这场战争最后以中国人宣告胜利、日本侵略者失败而结束。曹聚仁作为这场战争的亲历者，于 1947 年编著出版了《中国抗战画史》，留下了大量的日本侵华的罪证和中国人抗日英雄事迹，差不多是第一部内容完备、见解独到的中国抗战史著。

思想独立自由魂

曹聚仁喜欢引用《孟子》中的一句话：“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绝物也。”也许这句话对曹聚仁是比较好的写照。

他是一位自由主义者，最不喜欢仰人鼻息，人云亦云。他是独立思想者，在其学术著作中，最能体现这一点。1926 年出版《国故学大纲》，他整理国故，不是一味地盲目照搬，而是在批判中吸收古代的思想精

髓。直到他在生命最后写成的《国学十二讲》（内地整理出版时名为《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仍处处闪耀着他治史之真知灼见。

曹聚仁是位传记作家，力求“说实话”，要用自己的眼光去审视每一位传主。他写的传记有《蒋经国论》、《鲁迅评传》、《鲁迅年谱》、《蒋百里评传》、《我与我的世界》、《文坛三忆》等，字数在 500

万左右。这些传记都反映了曹聚仁“说实话”的风格。

1956 年，曹聚仁出版了《鲁迅评传》。早在上世纪 30 年代，鲁迅看到曹聚仁收集了不少他的资料，就问他：“你是不是准备替我写传记？”曹聚仁说：“我知道我不是一个适当的人，但是，我也有我的写法。我想与其把你写成为一个‘神’，不如写成为一个‘人’，

的好。”在书中，曹聚仁直率地写道：“要把鲁迅形容得怎样伟大，也许表面上褒，骨子里反而对他嘲笑呢！”“我却不能不老实写出来，就因为我要保留史人的公正立场，不想阿附屈从某一种的说法的。”

曹聚仁的传记作品，以平常心去叙述传记对象，包括他自己，力求客观真实，不盲目崇拜，不随意捧高或贬低。